

干校的日子里，交织着人们的忧与喜，苦与乐，思与情，
彷徨与沉沦，荒唐与抗争，探索与期盼……

“五七干校” 的日子



唐筱菊◎主 编
陈少铭◎副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唐筱菊 主 编 陈少铭 副主编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唐筱菊主编,陈少铭副主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7

ISBN 978—7—80199—659—6

I. 在… II. ①唐… ②陈… III. 回忆录—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5998 号

书 名: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主 编:唐筱菊

副 主 编:陈少铭

特邀终审:郑 谦 张树军 张 化

责任编辑:郭 宏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联华印刷厂

开 本:168mm×235mm 1/16

字 数:412 千字

印 张:28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99—659—6

定 价:38.5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编者的话

一位当年刚满四岁就随着母亲去“五七干校”的孩童，在10年后一篇题为《儿童记趣》的作文中写道：“大人们常说，要一辈子走‘五七道路’。一条土路从干校门口一直通到淮阳县城。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们说的‘五七道路’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非要从大老远的北京跑到这里，一辈子走这么条土路？”

孩子的疑问正是他们的父辈身处那个特殊年代时的一种无奈。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这篇通讯的编者按传达了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此，开始了成千上万人拖家带口，从城市向农村的繁重搬移。

汇入这股洪流的有党政机关各部委、文化艺术各团体、社会科学机构、大专院校，可谓各色人等，门类齐全。他们当中有党和国家领导干部，

有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文化名人和学者,有为数可观的杰出艺术家,有国家多年培育的体育健将、世界冠军,有专业技术人员,还有满怀激情的知识青年。年龄上至年近古稀的老者,下至幼儿园里的孩童。

在干校的日子里,春夏秋冬,晨昏寒暑,泥泞湿滑的田间小路,脸上的泥土,衣上的汗渍,繁重的劳动,半军营式管理,交织着人们的忧与喜,苦与乐,思与情,彷徨与沉沦,荒唐与抗争,探索与期盼。其中,既有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中遭受迫害的经历,也有在农村劳动中的收获,更有在逆境中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和党的原则的行动。同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五七干校”,境况和待遇有所不同;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干校里的人,面临的磨难和心情也互有差别。

将近40年逝去了,当年的“五七战士”,许多人已经作古。就是前面那位写自己回忆的孩子,如今也已是40多岁的中年人。抚今追昔,感从哀来!我们相信,没有过程,没有置疑,没有反思,没有对比,就没有社会的进步。秉持着这样一个理念,我们编辑了《在“五七干校”的日子》这本书。书中遴选了有关人士回忆录的片段,还增加了一些,如:龚育之、金春明、刘炼、张颖、李学愚、闫建琪、冯世平、王海光等人新写的回忆文章,力图从各个层面反映在“五七干校”这一特定历史产物中,人们所经历的那段特殊的生活。

曾经走过“五七道路”的“五七战士”们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曾经经历过的这样翻天覆地的震荡,是不应该被人们忘记的。我们希望今天的人们,不仅从追忆的角度,来叙说40年前中国人的这段特殊生活经历。我们期待着,无论什么样的生活,都给今天的中国人以启迪。

目 录

- 1 云山“五七干校”的乡情 / 萧 克
- 17 干校琐忆 / 张中行
- 33 咸宁述往 / 萧 乾
- 41 和巴金在奉贤“五七干校” / 王西彦
- 49 干校生活 / 于光远
- 79 干校看病记 / 周而复
- 97 干校探亲琐忆 / 龚育之
- 111 乌拉泊“五七干校”记趣 / 王 蒙
- 121 三上干校 / 李 庄

- 135 北京——黄湖,我和黄胄两地亲情 / 郑闻慧
- 151 向阳湖畔 / 舒 芜
- 167 放鸭子 / 陈早春

173 在咸宁“五七干校”的日子 / 崔道怡

185 在临汾干校劳动 / 何兹全

195 西华干校一千五百天 / 金春明

211 余江“五七干校”生活 / 刘 炼

225 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轮训 / 邹吉成

235 在全国政协“五七干校”的岁月 / 汪东林

249 外交部“五七干校”散记 / 张 颖

263 荒原纪事·涞江作证 / 张 兵

287 “五好战士” / 陈祖德

293 下 放 / 方掬号

- 305 远去了,干校生活 / 吕大渝
- 313 “五七战士”生活散记 / 李学愚
- 323 小“五七战士”干校追忆 / 阎建琪
- 347 我的中学时代 / 冯世平
- 361 孔林“五七”生活的少年记忆 / 王海光
- 381 “五七”路上向阳花 / 杨静远
- 393 一段往事 / 资耀华
- 401 漫忆干校 / 新风霞
- 405 干校二忆 / 邵燕祥
- 413 附录 “五七干校”始末 / 郑 谨

萧克：男，1907年生。湖南嘉禾人。上将军衔。曾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治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等职。

云山“五七干校”的乡情

萧 克

1969年11月下旬，组织上通知我，准备去江西“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所谓再教育，对我个人来说就是继续接受批评和审查。

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感到江西是造反派称霸的地方，远离中央，也远离家人，遇到紧急情况，很难与同情我的人取得联系。另一方面，我又对江西有难以割舍的情感。我最早参加战争（北伐战争）是在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在江西；井冈山时期跟着朱德、毛泽东打游击主要在江西；湘赣时期，我指挥红军游击兵团作战的主要地区也在江西……可以说，在我此生的革命历程中，江西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和



1955年9月23日，授予萧克上将军衔

一名军事指挥员的起点。江西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让我依恋；江西的父老乡亲，多少年来总萦绕在我的梦中。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我一想到江西，便会从心底涌起一股乡土般的恋情。的确，我早就把江西看作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12月初，我随一批老弱病残和少数因故滞留的家属，最后离京赴江西“五七干校”。此去吉凶难卜，真是“战地黄花衰，孟冬西风疾”啊！

我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多，除被褥和换洗的衣服外，就是一只大书箱，里边装满中央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书籍30多本，还有《史记》、《资治通鉴》等文、史、哲、经方面的书籍。当时我想，干校生活无非两条：除继续接受审查、参加劳动外，其余

时间就是看书，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地学习一点马列主义，以弥补几十年来无暇系统学习理论的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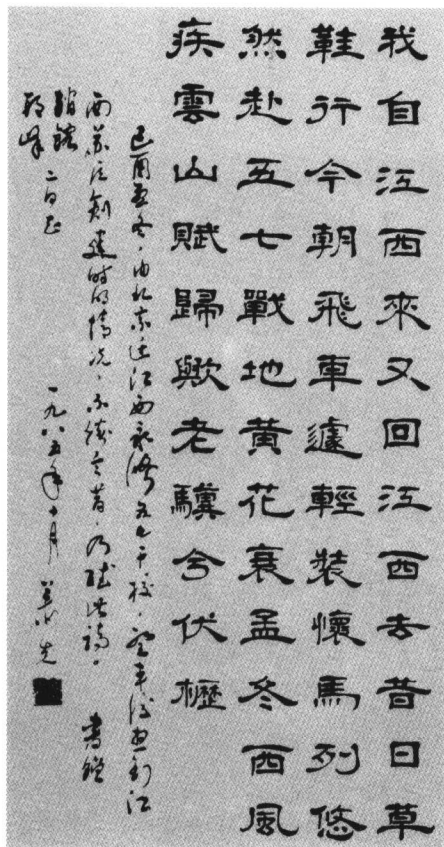
在赴江西永修的火车上，望着窗外匆匆闪过的景色，我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逝去的往事，此刻又历历映现在眼前。抚今追昔，不觉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遂即兴默吟五言一首：

我自江西来，又回江西去。
昔日草鞋行，今朝飞车遽。
轻装怀马列，悠然赴“五七”。
战地黄花衰，孟冬西风疾。
云山赋归欤，老骥兮伏枥。

此诗当时不敢公开。我信仰马列主义40多年，此时虽然处于“孟冬西风疾”的环境，但仍不失“老骥伏枥”之慨。

大约是12月上旬，我们来到修水河畔

萧克手迹



的云山垦殖总场场部周田镇。这里离校部所在地新丰大队约14里。我被编入离周田最近的三连。连部驻小里村。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和外单位来校的带小孩的女同志，被安排住在周田公路旁边小山包上废弃的云山总场职工医院旧址。

我单独住在最东头一间约10平方米的小屋里，旁边住着当时的人事宣教局局长张继璜、副局长李玉昌，计划局局长黄家景和另外几个机关干部及其家属。当时我61岁，是这个“北京新村”居民中最年长的一个，大家都叫我老萧或萧老头，孩子们叫我萧伯伯。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的心脏一直不好。出发前，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给我带个炊事员。我由衷地感激总理的关怀，但谢绝带炊事员。我想，既然是重返江西，那就一切从头做起。尽管我已年过花甲，但我还是那个气概，不服气，不消极，更不悲观。

到干校后，我坚持自己买菜、烧饭、砍柴，衣服破了，能补的自己缝补。有时柴米不继或不想动手，就到食堂去买饭买菜。粮食没有了，就跟邻居们一起到四里外的罗店去买米。饮食起居完全自理。“缺腿方桌倚陋室，锅碗瓢盆皆杂陈”，便是我在一首诗中概略描述当时的处境和自炊自饮的生活情况。其实，那个只有三条腿的四方桌上，何止摆锅碗瓢盆，读的书籍、写字用的纸张，也都堆放在上面。除了当饭桌，还要当书桌用。刚来时，闹了几天肚子，在邻居们的照料下，身体渐渐康复，生活也习惯下来了。

赣北山区的冬天，潮湿阴冷，凉气常从墙缝、屋顶乘隙而入。室内无火取暖，我想起过去徐特立曾跟我说过，当年他在长沙教书时，冬季，室内寒冷，便在屋里就地跑步取暖，不失为驱寒之一道。于是，我也仿效徐老的“取暖术”，在房间里就地跑步，果然一会儿身上就有了暖意。

不知是哪位同志向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连部派人送来了一篓木炭。室内生起了火盆，顿时暖意融融，心情也随之豁然起来。然而好景不长，尽管节省着用，40斤木炭很快还是烧光了。有时冻得不行，就躺在床上，盖起被子捂捂。我想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总得想个门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

我看到我们住的房子前后、山包附近，有不少齐胸高的树桩，这是人们在伐木时站着拉锯留下的。有一天在室内又感到冻得难受，便拿着斧、

锯去伐树桩，把砍回的木桩破成劈柴，这样既可以驱寒，又解决了烧饭、取暖的薪炭问题。

从北京出发时，我就做了不再回领导岗位的准备。我想，将来不论到哪儿，总得学点劳动技能，以安身立命才是。到干校后，我根据自己的体力和爱好，开始学木工手艺。先买来一套大、中、小号的木工工具，自己又做了一把立式皮带锯和一条木工凳，就试着当起“木匠”来。好在云山既是农区又是林区，食堂的薪柴堆里就可以挑选出有用之材，向他们买来锯成家具材料。我试着做了几件板凳、桌子、书架之类的家具，看起来还蛮像回事。

俗话说：“三分木工七分油”，油漆是非常关键的一道工序，油漆上得好，可为木工增光；油漆上得不好，木工的缺点就全暴露出来。为此，我专门去向一位老木匠师傅请教。他告诉我：上油漆之前，先要刮好腻子，把刨面抹平；上油漆的秘诀是“横刷竖顺”。我按照师傅教的诀窍一试，果然不错，油出来的家具色泽匀亮，没有气泡，像件“鲁班师傅”的作品。1972年回北京时，我把自己做的四方桌和长方形折叠桌也带回来。几十年过去了，除因北方房间里冬天有暖气，使桌子稍有

收缩和裂缝外，色泽仍然光亮。

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像模像样，我打心眼儿里感到喜悦和自豪。我跟邻居说：“有什么东西要做的话，我可以帮忙。”大家只是夸我的手艺不错，却不好意思麻烦我。

我们这几户人家的到来，颇受小镇人们的关注。江西老表本来就热情

在“五七干校”自制的板凳



好客，我们这些外来户每到饭堂吃饭、买东西，他们就主动上来搭话，大家很快便混熟了。

周围的群众，像售货员赵万贞、广播员陈步云、理发员小张夫妇以及他们的父亲——烧开水的老张等，见面时总要打打招呼，聊几句家常，关系相当融洽。有时他们也到我的住处来玩，谈谈镇上的情况。商店的日用品进货时，小赵就会来通知我去买。

我不抽烟，平时也很少喝酒，但对江西土产、度数不高的米酒却有兴趣。特别是冬天夜读时，喝上几口，驱风御寒，胃中很舒服。腊月将尽，有一天小赵跑来通知说来米酒了。我便和张继璜同去，两人抬回一坛，不光是备以自酌，也准备用来招待到周田办事的不速之客。

农历春节，是我国人民合家团聚的传统节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年来，尽管大破“四旧”，但这个传统却很难破。道理很简单，这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风俗，并非什么“旧”。邻居们盛情邀请我跟他们一起过年，而我总觉得自己仍在受审查，“待罪之身”不宜给别人添麻烦，都婉言谢绝了。

除夕之夜，山区小镇一片静谧。我独居斗室，展读灯下，四壁孑然，形影相吊。遥想全家五口分散在北京、江西、湖南、河北等处，天各一方，不得团聚，心情不禁怆然。于是取酒自酌，聊以排遣对家人的思念。尽管这样，我仍坚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总是有希望的，眼下种种不正常现象，迟早会改变。我有时就默诵白居易《凶宅》中的诗句：“权重持难久，位高势易穷……”以表达对造反派前途的看法，也宽假当时窘迫的处境与心态。

到干校后，不少搞专案的外调人员找我调查，问的多属历史情况。于是写检查、交代和证明材料成了我的主要工作。我始终抱定“实事求是”的宗旨，坚决不夤缘附会，以免害人害己，遗患无穷。比如在井冈山时，红军指战员一人一条扁担挑谷子的事，朱德挑了就是挑了，林彪没挑就是没挑。当时，林彪说是身体不好，没去；这些都是事实，不容改变，更不能把“朱德的扁担”硬说成是“林彪的扁担”，欺世盗名，伪造历史。

外调人员让我交代的歷史材料涉及面很广，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都有。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事情记不太清楚了，便不得不认真地重温一遍历史，从而使脑海中早已淡化湮没了的人和事，又逐一生动地浮现在眼前。



在云山“五七干校”

我想起当年在江西扩兵的情景。那时,连队干部和战士都希望自己的部队满员,满员了,打仗和服勤务做群众工作的人多,就能打胜仗,多办事。所以每到一地尤其打了胜仗,抓到俘虏,官兵都愿意去做,且最高兴做的一件事就是扩兵工作。每扩到一个兵,哪怕是“解放战士”(俘虏兵),大家都欢呼啊,我们队伍又增加新同志了!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没法形容。

忆昔抚今,不禁又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已“靠边”近五年。五年来,除了挨批斗、写检查,不允许干任何工作。当年,我们为了扩大革命力量,把能动员的人一个一个都动员进来了;而今天,我们这些老兵却一个一个地被赶出革命队伍,成了“革命对象”,纵有一腔热情,浑身力量,也只能空对青山嗟叹。

想到我已61岁,“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停止了党的生活,现已五年。我今生还有几个五年啊?不禁怆然。于是

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倾吐心中郁结之言。写到激动处,两行老泪竟跌落纸上。

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人写信,是很难送到毛主席手中的。我把信送交军代表,请他们转递,他们慷慨答应送北京。

在沉闷和孤寂中,我就读马列的著作。通读《列宁选集》时,特别喜欢其第四卷中《十月革命四周年》这篇文章。它那高屋建瓴的磅礴气势和勇于作自我批评的求实精神,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我。列宁在肯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最重要最困难而又远远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最多”。而错误的原因,在于企图“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在他看来,要克服这些困难和错误,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使无产阶级国家“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努力提高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把千百万小农联合起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阶段,“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对照列宁的话,我想起1958年“大跃进”的情况。那时,我们不就是滥用行政命令,“刮共产风”、“吃大锅饭”;漠视农民个人的经营兴趣和对生产“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违背价值规律;忽视经济核算;有意无意地把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终于导致了三年经济困难(也有水灾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更是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重视经济建设;单一抓粮食生产,限制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动辄割“资本主义尾巴”,致使农村经济停滞不前,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列宁把发展经济,当做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定经济基础”的根本任务来抓;而“左”倾错误却把“突出政治”当做“一通百通”的灵丹妙药,别有用心地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

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只能是掩卷深思、独自遐想,然而通过学习,思想上、精神上得到了一种解脱和慰藉,胸怀也随之而开阔。这时,我深深体会到“《列宁选集》一开卷,斗室油然起风云”了。斗室之中,风云一起,就产生当年在江西打游击时的那种气概。在“五七干校”

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虽然处于受审的境地,但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情绪,认真地读了些马列的书(还有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由鲁迅翻译的《艺术论》等),这也是我一生中的大快事。

读书和劳动之余,我也不时到附近走走,了解一下当地农村生产和生活情况。云山,全称“云居山”,高达千米,峥嵘云上,巍峨挺拔,气象雄浑。在其东南的山腰上,有一个名为“横岭”的小村,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村民利用大山斜面的小缓坡种些药材、蔬菜和少量粮食,生活虽不富裕,但气氛安定祥和。我有时信步走到这里,深为其幽雅的景色和淳朴的民风所动,觉得颇似“文化大革命”中的世外桃源。有感于此,即景赋七律一首:

幽居陋室望青天,暇日常思远市廛。
涉水登山行草径,穿林破雾见炊烟。
鸡鸣犬吠村邻睦,菜嫩花香空气鲜。
清酒相迎不速客,几疑身到武陵源。

古人虽云“诗言志”,然而我这首诗,却并不说明我愿意寄迹林泉。几年来的社会动乱搞得思想烦闷,心绪不宁,如今能有机会到这些地方走走看看,接触群众,感受一点真诚和睦的人际关系和自然状态,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无疑也是山居生活的一件快事。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紧张进行中,我想,什么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才能恢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心协力、和和睦睦地进行经济建设呢?

我喜欢孩子,只身到干校后更是如此。周围邻居中随父母一起来走“五七道路”的孩子,大约有一个班,最小的一个还在吃奶,其余的都在上小学、初中。他们经常在我身前身后转,央我讲故事,教他们写毛笔字,或看我做木工活。

小家伙们求知欲很强,王伯强的儿子王伊争就是一个。他当时只有八九岁,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常向我提一些关于红军时期和长征的问题。我指着地图告诉他,井冈山在哪儿,红军从井冈山下来又去了哪儿,长征是从哪儿出发的,先后经过哪些省份,走了多长时间,最后到达什么地方,等等。他听得很用心,也喜欢想问题,样子文静而腼腆,我挺喜

欢他的。

他的姐姐王伊力,当时也不过十二三岁,在云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初中。“共大”虽名为大学,实际上是中专,学生除在课堂上学习书本知识外,一个共同课目就是参加力所能及的农牧生产劳动。

孩子们经常上山下田,鞋子穿得很费。那时候,我经常打草鞋,除了自己穿,也送给孩子们和老表。这门手艺当年红军指战员人人都会,我也在行。

有一次我打草鞋时,伊力站在旁边看。我看她很想要草鞋,就对她说:“你跟妈妈要件穿不着的旧衣服,扯开成七八分宽的布条条,我帮你打双布草鞋。”她很高兴,一会儿便从家里拿了些布条来,我就给她打了双布草鞋。她舍不得穿,一直保存在箱子里留作纪念。前些年他们全家来看我时,伊力还特地把草鞋带来,说:“萧伯伯,您还记得吗?这是在干校时您给我的。”

重睹当年旧物,引起我对于校生活的许多回忆。昔日那个扎小辫的女孩子,转眼工夫已长大成人了。她告诉我说,她在某单位当会计,弟弟伊争搞电视宣传工作,现在已经是导演了。想想当年那一帮小家伙,有如一株株柔幼的小苗,“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虽然没有摧残到他们,但也跟着父母受了不少锻炼,甚至磨难。

在邻居们的孩子中,张继璜和王敏芝的小女儿张青,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是

给小朋友伊力打的
草鞋

